

正校

韓非子解詁全書

八

4 13

842

8

5

10

15

20

25

30

35

413
842
8

韓子解詁卷之十五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難

一曰刊有第三十六字。舊注：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索隱云：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己不同。而詰難之也。又云：凡事是非未盡，假往來之辭，則曰難。

凡九章神駒何汴曰：說難皆借古人以發己意，要歸于刑名也。篇內皆以或曰字起斷案，鯨注：此張榜曰：諸難皆說有理之事，設為不駁，以恣其從橫，顛倒以見才耳。利口覆邦非邪，然可長入慧巧，益人筆力。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呂子春秋注：狐偃也。字子犯，文公之舅也。故曰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舅犯對曰：臣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五難

景何汴
王槐野

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原曰注禮繁縟故曰繁禮唯忠信可以學禮故曰不厭忠信戰

陣之間首君字不厭詐偽原曰注非諂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偽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

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雍季對曰焚

林而田偷原曰注苟且也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

必無復原曰注因詐得利必以詐為俗故無復有忠信增無復不可再行也案說苑有也字又淮南子等諸書無

復下有君其正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

敗之歸而行爵旋師以歸而論功行爵也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

之事舅犯淮南子有之字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

非君所知也山播云君當作若汝也夫舅犯說苑有之字言一時之權也雍

季說苑有之字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

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見呂氏春秋義賞說死權謀新序雜四又呂氏不苟趙衰卻子

虎事相類案晉世家為先軫狐偃事萬世之利也或曰舊刊下云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孫文

融本以或曰為別提下同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

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

公問以少遇眾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

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疆

而成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雖有後舉莫若城濮大和萬世之利奚患不

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灰不及

祝拔第之也增周語敬其祓除注猶掃除也祓乎勿反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

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十五難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山云當作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傷害也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道言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金履祥注論語曰而猶與也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

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原旧注仲尼不知善賞安嘆宜

平哉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則畝正原旧注相讓故正也山璠云明畝同

按五帝紀正義引云歷山之農相侵畝舜往耕期年耕者讓畔又見原道訓周語注一耨之發廣尺深尺為畝百步為畝韋注下曰畝高曰畝也古者舜耕歷山史記集解云鄭元曰在河東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媯汭二水出焉二說在今山西永濟縣高誘注淮南子云歷山在汾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水經注又云周處風土記曰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樾故曰歷山與鄭說異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歷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二處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媯州歷山舜井皆舜所耕處未詳孰是河濱之漁者爭坻原旧注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增坻直尸及秦風宛在水中央傳小舜往漁焉墨子校注漁雷澤太平御覽玉海引作濩澤渚也地理志河東郡有濩澤應邵曰澤在西北通

典云澤州陽城縣有濩澤水史記集解云鄭元曰雷復爰州澤今屬濟陰案今山西永濟縣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澤亦云舜所

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

原田注皆窳也索隱窳游甫反病

也按荀子曰窳者不便利者弱楷與苦同唐韓琬傳器不行窳又默啜寇矯檀曰與我金銀器皆行濫三省注曰市列為行行爲濫惡也通雅器窳猶苦窳舜作什器于壽丘器不苦窳苦讀如豔粗也病也史記貨殖傳皆窳國語辨其功苦功與攻同堅也詩我車既攻精專曰攻粗惡曰苦周禮注有功有治又史舜陶于河濱器不苦窳亦作楷通作治儀禮喪服傳冠者治功也注猶麤也論語沽酒惡酒也古讀假爲治如純嘏與士字叶家之爲姑皆其聲也今京師言行濫物曰假治猶以二舜往陶焉通雅曰顏籀曰陶河濱此古濱字見說文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

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

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

之聖堯奈何原田注堯在上容人爲惡聖人明察在上位將

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原田注堯

也堯以舜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

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

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

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

也破

已止

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

楊升庵外集云今人謂言不相副曰

自相矛盾見戶

且舜救敗期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

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

言舜救

年而能止一過則以年計之三年已三過矣而

賞罰使天下

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

批本非之本意在此程也法度所以式萬民

也守法者謂之中程即如今之所謂中式

令朝至暮變

言其速化者也甚至朝變十日而

海內畢矣

此言德化不如法以勢行法易以德行化難

奚待期年舜猶不以此說

堯令從

山云句從由也

亡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為

苦而後化民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

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

批本

道出

法術亦非庸主所能操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

正命也或曰天字

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

微無也

臣故通將請之

謂自也增管子

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愈其首子而進

之管子又云惟蒸嬰兒之末嘗於是蒸其首子而餌之夫人情莫不

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刀自宮以治

內二柄篇妬下有外字管子云公喜宮而妬一本宮作宦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

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也

其母久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

其母久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

墨子校注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五雜

五

不久原曰注言蓋藏詐譎不可久細事增於當作務言務

事久必發揚覆蓋虛妄不得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

而曰刊脫而字卒符通曰遂也應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

出戶曰刊戶作不葬管子云見十過管子知接按或曰別提管

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

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

盡死力以為其上者原曰注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

其死力安能愛君是欲曰刊無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

度其不愛其君小度人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

不灰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言管仲亦在明主之

一正論

死力當
單作身
字

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

其姦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

姦不用於上原曰注臣有功者舉用也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

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垂猶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

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曰注君計臣君有道則臣盡力

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

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

以身死蟲流出戶當作不葬者十四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

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究到臣情不上通一人之

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

私下恐脫
利字

陳深曰蘇
老泉管仲
論本此

人生須三言
復此言

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群臣輻輳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蔽於後原旧注可賞所蔽塞矣注旧作也按弊蔽通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汜論訓無中字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

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危社稷殆矣吾群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人間

論訓作無惟赫子汜論訓無字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汜論訓無仲尼聞之曰五字蒲坂圓曰晉陽之難在善周定王十六年距孔子卒二十七年戰國之妄言也

迂評作
國家危
侯

鳳樓孔叢
子已解共

下臣親問
疑相字

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群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穴竈生龍趙策曰竈生龍晉竈懸釜而炊也產龍產於竈也竈與蛙同蝦蟇也案穴疑沈山云疑突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為人臣者乘當作乘事而有功則賞乘因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原旧注臣有不驕僅命明臣禮非有善可賞也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五難

七

品彙陳深
作通用賢

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陳深曰國新破未可用法襄子之賞權韓子之言常法也迂評林無下飲字

晉平公與群臣飲飲酣飲酣酒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

其言而莫之違論語人之言曰予莫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

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吳語伍子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言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

違也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枉批本而避琴壞於階也

壁淮南子齊俗訓云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中宮壁高誘曰跌衽至平公衣衽而中宮壁也讀言披靡枉身而避也適失檢耳

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如後世何呀也是非君

入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除與塗通淮南子作塗高誘注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公曰釋

之以為寡人戒與朱雲折檻同趣說苑君道為魏文公師經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群臣失禮而或曰平公失君道

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謂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

其言言君有過則進言其事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言不聽則大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有人主之誅舉琴

而親其體讀親猶犯也字書親近之也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

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

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行迹也不可行也使人言不可復行也

主過於聽而不慎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行也。使姦臣襲極，喪也。因師弒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謂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義下並則字看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韓詩外傳，易作輕。又見管子下賢新。五。序雜。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或曰：別提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

之士，將與欲與欲，倒置。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行，恐。小臣之忘民

也。民當作君，下同。一曰：不憂民也。事也。又曰：忘己之為民庶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

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

山云：會當作禽，顯學作禽，脚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也。案曲禮，執禽者左首，荀子小人之學也。以為禽，擯注饋獻之物也。

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勛。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

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

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原注：德修而隱，不為臣用，故宜刑也。若無智

能而虛驕於桓公，信陵君傳：意驕於而有自功之色。蔡澤傳：有驕於之志。山云：列子云：方虛驕而恃氣。

是誣也。言誣能。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

理也。領，統也。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放於齊國

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原旧注晉伐齊也靡笄山名增齊世家徐注一作靡左傳疏音靡笄音雞晉語注齊山名魯成二年

晉卻克伐齊從齊師於靡笄之下戰於鞏韓獻子時為司馬將斬入以戮罪在可赦之者索隱在濟南與代地靡笄不同

韓獻子將斬人却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却

子因曰胡不以殉世楷本作殉下同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

却子曰吾敢不分謗乎韋昭曰言欲與韓子分謗也或曰却

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

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

殉勸之以殉是重不辜也原旧注斬既不辜也重不辜民所

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却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

齊林同世
本陳明
本作獨

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却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

矣而却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却子旧刊無且後至也

夫却子曰山云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原

注殉既不辜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

斬涉者之脛也周書斬朝涉之脛傳冬日見朝奚分於紂之

謗原旧注不得斬謂此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原

注不得斬且望却子之得之也原旧注望却子今却子俱弗

得失理則民絕望於上矣按修內篇云其民絕望無所告故

曰却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却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

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

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鄰子之
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舊刊誤作夜然矣增事已

見外儲左下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

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

是立以為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

之上請下恐脫立或居字以貧為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為

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貧以便治也或曰別提今使

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

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原曰注謂

善御出其命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

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信仲通與下文訓對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

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官之卑者也之下微令者不避尊貴

不就卑賤原曰注二官雖卑奉命微令亦不以尊即避卑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

伯信乎卿相言以君勢行于國中何憂於貧何患不親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

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

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雷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雷對曰昔

魏兩用樓翟說林上作犀首張儀而亾西河樓緩翟黃也楚兩用昭景而亾

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

國交私以示已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

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

成湯不王也溥王一用淳齒也而身舊刊誤作手歿乎東廟主

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歿主誠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

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

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鄆郢之憂則必身歿減食之患是膠留

未有善以知言也必下脫有字

難二舊刊有第

凡七章皆借古人以伸己之說也然其辨難攻擊之力則惟以法術為先仁義為後而元氣幾平索矣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于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

而辭曰且當作嬰家貧且字失刪畧也山云左傳此上有君

焉數句晏子雜下同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往買市

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繫於刑晏子對曰

踴貴而履賤踴躡同左傳注則足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

景公造舊注七然變色廖文英曰轉注古音職韻造引韓非

或曰造猶造次之造改容也有戚義造音戚增道曰寡人其

暴乎於是損刑五晏子公愀然改容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

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原曰注卒問而應非深思也亂國

當與不當耳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原曰

不當雖少猶無以不當聞聞告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

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且不止也敗北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

重刑也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

安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

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非子借古諷今者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

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國下恐脫者字陳本作何故其胡何也雪洗也公曰善因

發困倉困下同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輕罪也出宥也宥小過也處三

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

小人小民悅惠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君子以為失義使桓公發困倉

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

也而語助辨命論故言而非命者有六蔽焉龜策傳何可而適乎羊恬傳不可而越之類桓公宿義宿病

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

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山瑤云也耶通論囹圄而出薄罪

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望領望原也

遺冠常望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

哉

昔者文王侵孟舊作孟誤史記周本紀伐邢注邢城在野王縣西北後漢伏湛疏臣聞文王受命征伐五

國注五國謂伐犬夷伐密須伐耆伐邢伐崇白居易詩秦嶺馳三驛商山上二邢自注商山險道中有東西二邢左傳王

取鄆劉蔦邢之田於鄭而與鄭人蘇忍生之田注蔦刊鄭二邑字又作孟春秋曹伯會于孟左傳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又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五 十三

迂評察作
評挾恐刑
不足以勝
亂而奸邪
不除

也耶通注
言在遺冠
也下

注評脫於
字

三

齊侯宋公會于洮太子鄫潰獻孟于齊注孟邑也增左傳齊國夏伐晉取孟注晉地豈是耶

傳旅地名孟子引作甚按祖往也詩意謂密人侵阮往舉鄩共之師而又往伐甚也甚蓋黨密者鄭朱諸家義恐誤

漢志在京兆鄠縣甚在陳留雍丘縣臯陶三舉事而紂惡之

子伯翳後所封也一本注孟甚鄩共地名

陳本作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

美也天性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又見殷紀齊俗仲尼聞

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

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

乎夫智者知過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

管下十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

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

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羗里也

相傳也鄭長者有言見外儲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

王陳本有矣言文王處已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為智

未及此論文王不患幽囚而憂天下勢收民心以剪商受錄

終囚死以此毀夫子似唾天者矣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

之力也山云也耶通識知也言桓公威叔向對曰管仲善制

割以製衣喻賓胥無善削縫原旧注言損益若女工旧注工

削無矯拂注言彌縫原旧注言增飾若女工旧

其闕除去其惡也隰朋善純緣注此下有之純緣也四字

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

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微諷君也凡

為人臣者猶炮宰庖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

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

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

臣之力也言君臣相須而成傳錦泉曰叔向歸力於臣師曠歸力於君合而觀之得人而后成伯非兩駁之亦

兩端首鼠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

平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

叔處虞舊刊作于合作于楊升庵外集詩出宿於于今而虞而虞

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虞而智於秦也山璠云蹇叔疑

春秋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

虞知非愚也其處乎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運命論百里奚

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此有君而無臣也向曰臣

之力也不然矣原旧注以宮之奇僖負羈蹇叔昔者桓公宮

中二市婦閭里門二百宮中作市者二處市各有閭皆婦人

中七市女閭七百案東周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被

髮而御婦人被髮不冠也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

死蟲流出戶不葬見左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

以為君之力也二也字倣且不以豎刁為亂事見國昔者晉

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旧刊忘作舅犯極諫旧刊故使得刊

無得字友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九合諸侯合文公以舅犯霸

而語而轉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原注以齊桓晉文觀之則明君必待賢臣而弘

業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

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偏謂倚於一偏未得其正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請禮待晉使之禮式桓公曰告仲父者

三言專任管仲雖小事不敢自專也原注使有司三告仲父而優笑曰而乃也見詭使易哉為君言為君不難以

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原注優脚優字有樂者名今按桓公曰吾

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家語賢君必自擇左右吾得

仲父已難矣又舊刊無已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言易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

索人孟子為天下得人難也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于湯以

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

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逆迎

賢者固求用已如此但人主不欲求賢耳或曰無逆順用賢者之言也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

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

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

準之以刑名參之準正也刑形通事也以事遇於法則行遇

也合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金

武英曰收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

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五 十六

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不死於公而歸桓

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

仲之後奚遽易哉詎同渠何也奚遽字見吳語列子人間訓墨子管仲非周公且言

周公異其操也周公且假為天子七年居攝也攝天子之位以行相事也成王壯授

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言人臣輔君之職當然也夫不難奪子

而行天下者指周公而言山播云子指成王洛誥云朕復子

不字衍据必不肯死君而事其讎周公必不為背死君而事

其讎者管仲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管仲與周公易地怨不難

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桓公宜備管仲公子

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管仲射桓公中其鈎其君死而臣桓公管

仲之取舍取舍猶去就也非周公且非周公之介操也未可知也不可保其

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

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自謂為君不難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

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

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

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且亦以明矣以已通下然

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

公之亂也言天下失國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田刊誤

得為逆於使人也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亡也是知不欺主

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

易牙

借假也言信豎才易牙猶任管仲

蟲流出尸而不葬

尸當桓公不知臣

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也

借古人以警世主

李兌

當作李克

治中山

事見左下趙世家注陘者山絕之名常有井陘中山有苦陘評林

苦陘

上計而人多

上計漢制郡國歲時上計師古云若令諸州計帳凡郡國皆主治民常以春行所主

縣勸農救乏

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論課殿最歲盡遣詣京師上計上計者奉上戶口錢穀之數也又武紀受計甘泉

宮註受郡國

所上計簿也

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宛言

注

宛苟且也

增山璠云宛恍偷通鳳卿按宛當作宛汚亦通無山也本作汗汚正字通引此調上聲說文深肆極也亦通

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宛貨君子不聽宛言不受宛貨

子姑免矣

又見新序雜二案人間訓為魏文侯解扁事

或曰李子設辯曰夫語言

辯聽之說

舊刊作言語下文作言語辨作辨

不度於義者謂之宛言

魏都賦注引李

克書曰言語辨聽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謬言

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

當作聰

者也則辯非說者也

說聽用也

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

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

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

者必不誠之言也

誠當入多之謂

宛貨也未可遠行也

禍也

禍當作過

無術以知而入多人多者穰也

原曰注穰雖倍入

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

慎順通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

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

民作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紉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人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關梁征十二月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交易通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費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已上言入多之有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宛貨者無術之言也無生財之道積貨之術也趙以夫曰下推原入多之由見入多在人事天工若人事不修天工不時多取厚歛以下計冀幸獻子所謂與其取歛之臣寧有盜臣是矣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屋楯屋櫓立於矢石之所及屋言其堅不字原田注簡子以屏爲脊櫓而自臥之櫓楯類也山陰云注臥擊字誤又云下屏疑屏呂子貴直作屏蔽屏櫓齊策舉衡櫓注戰陣高巢車爲櫓管子兵尚魯注盾或著之於魯故云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抱曰烏乎音鳴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三字當在昔者上錯亂耳亦有君之不

能耳士無弊者原田注但君不能用之耳張天象曰同舟遇風則相救如左右手豈有君民異意而能戰乎有在之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獻公滅國虞我霍魏誤下同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之屬餘即位淫衍衍當作行案衍曼暴亂身好玉女詩云有女如玉秦人來如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五 十九

授之授當圍衛取鄆增取鄆見呂子城濮之戰五敗則人取

尊名於天下言踐上之會也亦是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

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舊刊戰大

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或

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

霸未見所以用人也原田注文脫公能以賞信儲作必簡子

未可以速去楯櫓也嚴親在圍嚴家有輕犯矢石孝子之所

愛親也原田注孝子所以輕犯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

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增百中僅有一言至小也但為賞罰所使而赴敵耳難一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

皆若孝子之所舊刊無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原田注能孝

無一况於君百族而行孝哉是誣也猶入好利惡害夫人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

人輕敵矣刑重而必人不北矣人皆畏軍法長行狗上言久

陣不顧身命也狗從也以身從人而不去也長行狗上言久

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必然

而道也乎百無一失誤人之行希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無術○親冒矢石以督戰以鼓士氣

行法以一衆心二者皆不可少也

韓子解詁卷之十五終

誤行恐有

韓子解詁卷之十六

旧刊有難三第三十八難四第三十九字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山内鈍君齡甫

全錄

岡田 元達甫

門人越中

難三旧刊有第三十八字

禁茲在法察茲在術凡八章皆借前事以明人主御臣不可無法術也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

吳仁臣云糲音未詳今按糲當

作糲論衡曰龐糲是之子是

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

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

臣下於賢者而尊其位以崇尚有德求善而舉用之以勸民之興起若夫察察以窺人之過行是細人之見也若臣則從

臣不知也君子御

善法受惡其說亦正

事於光明光大而不知其不孝之何如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糲氏子

服厲伯對曰其過三原注言不止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

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以設為答詞魯之公室三

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

之一也有益於治道故曰故以善聞之者以說音善同於上

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墨子尚此宜賞譽之

所及也原旧注聞善聞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

者也羣下比周為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

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

季氏之亂成而不止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

取魯之民所以自美原注指三家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也倒反

文公出亡獻公旧刊作使寺人披攻之蒲城評林寺人闖披

斬其袂袂文公奔翟韋昭云在魯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翼

內外傳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

宿而汝即至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濟之難君令三宿而汝

一宿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左傳令不貳除君之惡君

所惡者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何有謂不難也言君命

為君除惡當盡力而惟恐不堪且公在獻公時則為蒲人在

惠公時則為狄人我安知有今日原注當時君為蒲翟之人

無臣之分則何有焉韋昭云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

迂評
作今

管仲射鉤而相管仲

桓公與公子糾爭位管仲射桓公馬上一

囊之後叔牙將之歸至堂

君乃見之

記者或曰齊晉絕祀

謂國也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

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也

也上有後世之君原注謂桓文之子孫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

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

世家惠文王九年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索隱曰惠王也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

管仲寺人自解君本神駒本評林本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

文之德甚臣讐君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使擅賞自以為賢

而不戒戒謂預為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孫鑠本且寺人之

言也直飾

非識言也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負於君也

復今從孫鑠本生臣不愧而後為貞

原注不背死然後為貞

生不悔生人不愧負也左傳使成者今惠公朝卒而尊事文

公寺人之不貳何如披之貳

人有設桓公隱者

言人有設難以隱諷桓公者隱也漢書

以相問對者以慮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對賤

也謂疑射之誤下文可証評林對答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

難也

者之也近優而遠士優俳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

屢遊海上老子魚不可脫於淵也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

化海豐三縣之地界濱海海在齊地萊州子虛賦齊東渚鉅

海孟子所謂遵海是也此謂喻國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

燕居
即仲尼

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告於祖廟立太子焉或曰管仲之射隱語也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排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旧刊作非不能用其有謂失主術也許林國有賢而不能用於也而徒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燕而見隱微必行之令察人之奸而知其隱微必行令以禁之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為太子見於内儲下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弑成王王公子宰一作朝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周及分而為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籍

此對
仲尼

言使庶孽卑者雖寵而不能籍勢也雖處老老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白華鄭箋孽支庶也疏孽也樹木斬而不亂又非其難復生也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支孽也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原注秦晉成勢而勿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貴妾原注内嬖六人不使二后二后耦二難也愛孽原注公子不使危正適專聽一人原注管仲也而不敢偶君此則可謂三難也威服大國妻妾有位適庶不爭君臣不此三者世君之所以難及於桓公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非一時之事統言之也亦大傳風雨潤之之類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

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在得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

諸侯四隣之士障蔽之也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

除社稷不血食者謂國也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

築雍門為路寢路寢臺名要略訓云齊景公作路寢臺一

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業原注謂以大夫之故曰政在節

財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此下辨難三詞恐民有倍心而說之

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

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答葉

公之明答刊本作紹繼也管子周聽近遠以續明注周聽之

也青葉公之不明也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

使與天下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言一於行惠則功罪

咸危評林危一作危從當作危危當作邑管子史記而堯無天

下矣舜德如此而行惠以爭民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為舜而

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言今天以權重之臣為如舜而承之

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於其所易也兩葉不伐為大者於

其所細也老子經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

也執左契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謂危生民

也而乘輕

評林賞
間有八字

知誅賞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
老子十七章言此言太上之民無說也安何取

智有之老子十七章言此言太上之民無說也安何取

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言不

也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

功伐之論也伐動也言非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非真賢使

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言一日立矣遠矣安

能立於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何孟春曰選其心

謂故三子得任事燕王噲賢子之而非孫卿孫卿即荀卿其

現存郝氏敬云漢人避宣帝諱詢改孫卿嚴子陵之類孫卿

非之所學者山云依荀卿傳孟子事齊宣王又云齊襄王時

而荀卿最為老師宣王十九年卒閔王四十年卒而襄王立

燕噲亦當齊湣王十年則荀卿與孟子燕噲不同時矣補版

圓云燕滅襄王立三十年而荀子為老師則與燕噲頗亦

相當豈其少時嘗于燕噲耶鳳卿案風俗通孫况齊威宣王

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

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也是時孫卿有秀才年

十五始來遊學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為

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為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

缺而孫卿二為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

以為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

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

趙應聘於秦後客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衰

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况

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况况遺春申

君書刺楚國因為歌賦以遺春申君因不得已乃行復為蘭

陵令焉因是觀之荀子游學稷下在宣王時年甫十五與燕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六

六

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臣各自舉其不自賢

用其言愚謂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

不聽其言

噲同時故身歿為僂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

謂

功功相狗也陳明卿評本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試以賢各欲自效其能也

能課之於功舊刊課作奏今從原刊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否能課之於功故羣臣

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史聯

此又李斯所祖以勸二世恣流漫之行者也鳳卿按矯俗之甚造此過論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

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

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不與下民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

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荀子齊桓公閭門之內服樂

注公半也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五霸冠者劉辰翁曰

後而又能為五伯之知侈儉之地也術有君不能禁下而自

禁者謂之劫不能節下舊刊陳本節作節而自節者

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徒儉明君使人無私以詐

而食者以必禁濫等者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

賞汗穢為私者必知也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

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勉於上原旧注精廉勉已山云精讀為

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旧法但如上雖後非國之患也陳孟

曰韓非過言荀卿作備非子唱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

也非齊君之急務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

莊仲虛曰文字絕奇上文禁下節下之孫鑛曰以知下二

字結上三段茂卿謂有缺文誤增此無葉公事似為缺文而

其實在禁於微則無積中上引老子應之也墨子亦難

政者遠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

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

子產必先
吏深其實也
不惟其言
也非之尚且
及其術中况
御者

者之遠者近之旧者新之哉問所以為之若中之何也仲尼不
以人之所不知告人而以所知告之也鳳卿曰若從非之論
彼三人者以小智察群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莠無積
矣矣克知下民隱微哉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莠無積
莠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
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沐剋
見上或云管子沐路傍樹枝無尺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
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愚主矣能知
鄭子產晨出過束匠之間旧刊束作束聞婦人之哭也一本
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撫抑也言使御有間遺吏執而問之
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
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歿而懼已歿而哀今喪

成平也

子產必先
吏深其實也
不惟其言
也非之尚且
及其術中况
御者

已死哭既歿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莠也或曰子產之治不
亦多事也乎原注不以法度而莠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
之則鄭國之得莠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原注典主也謂
成刑詛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特盡聰明勞智慮而
以知莠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國之人衆而吾寡
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旧注謂若因龍以
羽鳥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
人以知人山云爾所不知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盡
莠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原注羿
雀未必一得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莊子曰一雀適
之故曰誣也

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亦惑，所逃矣。適當作過，帝王世紀帝
拜與吳賀比，遊使拜射，雀拜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
目，誤中右目。夫知燕亦有天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脩其理，
終身愧之。

而以已之胸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
之賊也。其子產之謂歟。舊刊一作矣，老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彊？左右對曰：弱於始
也。今之如耳。魏齊鮑彪云：如耳，魏人。高誘注：韓臣魏世，孰與

曩之孟嘗芒卯。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史記索隱：孟嘗，芒卯名。
也。通雅云：呂覽商文與吳起語相事，史記作相田文。對曰：不
與吳起語，漸了謂孟嘗封于商，思謂嘗商音近，相借。

及也。王曰：孟嘗芒卯率彊韓魏，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韓魏以政秦，其無猶無奈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言甚鍾

期推琴而對。舊刊鍾期與伯牙同時，非六國人。萊注：武王時已
出此人至此四十四年。吳氏云：期，史魏世家作旗，說苑敬慎
申旗推琴，史馮琴索隱引後語，伏琴韓子推琴，說苑伏琴，思
謂此記其推琴而起，猶論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

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
之未沉者三板。國萊注：板，高二尺。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

徐無鬼疏在左，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
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高誘曰：魏絳水可以灌平陽

高誘云：韓魏宣子肘，韓康子語，以肘築之。康子踐宣子之
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遂為韓魏所

下。齊萊張丐見魯君曰：臣來乎足下，劉黃雖彊，未若知氏。韓
裳曰：古之國君亦稱足下，與今不侔矣。

魏雖弱未至如其以在字史記說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

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在字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鍾期

之對也有過陳本作鍾期中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

可害則雖疆天下無奈何也而况孟嘗芒卯韓魏能奈我何

陳本能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如耳魏齊及韓魏如字以猶

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在已勢奚問乎問言不

明自恃其不可侵則疆與弱奚其擇焉問也夫不能自恃而

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臣當作

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

滅人國評林作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故

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疆其未舊刊評林有水人之患乎雖

有左右原注謂秦王驂乘之左右非韓魏原注韓之二子也

安有肘足之事而鍾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鍾期之所官琴

瑟也絃不調弄不明原注說鍾鍾期之任也此鍾期所以事

昭王者也鍾期善兼其任未慊昭王也慊滿而為所不知謂

矣通山云知縣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

矣十四字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亦見

今鍾期不知而尚言之尚論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鍾期

之對皆有過也原注不在其位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管子作徵見其不可惡之有

形管子作刑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管子權

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

驗見喜無空然矣見其不可也喜之有徵法驗也必有恩賜以

雖其所不見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

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管子作求其所不見之為之不

可得也或曰廣庭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晏闇也或

紀簡文曰弗欺暗室豈况三光又謝方明雖暗室曾史曾參之

所慢也觀人所肅非得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為飾也好

惡在所見言不擇其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必字意

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原注謂明白洞達衆

母蔽女惡母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

謂聖王增注室在內堂在外人君在內言于室在外言于堂

皆非私曲隱匿充滿堂室使是謂天下王或曰管仲之所謂

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

也物事也管子云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以法術法者編

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懸示術者藏之

於胸中以偶衆端偶合也即參伍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

如顯而術不欲見隱藏之使人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

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言編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

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

或曰刊別提

之言也言政亦多術非一端也孔子曰民可使由斯不可使知也亦此意然執以駁管子亦未可也

難四旧刊有第九字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文子亦登階叔孫穆子魯大夫趨進曰

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敵體今子不後寡君旧刊有二

孫子無辭亦無悛容悛改也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

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或曰旧刊天子失道諸侯伐

之增山云伐當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旧刊

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

衛而後不臣於魯言於衛借君故臣之君也君有失也讀言

所以借君者君有失之故也故臣有得竊國世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讀言

有失之君則不而命亡於有得之臣讀言其於

察下三魯不得誅衛大夫魯國衰弱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

之臣衛君不明孫子雖有是二也以亡不臣不悛其所以失所以

得上文君有失也君也察比理但知言臣之失而不及君也

能奪君者以得相踣也得得勢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

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原注言分所當民之所予也惟正

是以桀索嶠山之左傳桀伐有緡以喪其國上林賦郭注

曰琰桀愛二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紂

之玉評林嶠山之女妹喜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六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六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六

新刊韓非子解詁

世評注

比干而曰吾聞聖湯身易名履湯名也履者在下人所踐豈初

名心後改各履以避桀之忌惡耶又古史湯滅武身受罪

增言合作而海內服趙咺走山增咺合作宣左傳宣二年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

皆言辭其則湯武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增言非由

也原注非必奪君之位分所當得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而後天下以君位與之

而行其所以處人君威儀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

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奔齊齊景公旧刊作齊公禮之鮑

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代於季孫貪其富也

諸本代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讀言

詐偽以媚景公也左傳定九年云茲陽虎所欲傾覆也景公乃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

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評林言急利甚桓公五伯之上也

一本上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

作主誤劫殺之功神駒陳本制萬乘而享大利以人臣而劫殺其

羣臣孰非陽虎也孫鑛曰此言齊羣臣皆在陽虎事以微巧

精成以踈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

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

是疏上文而拙出不神駒陳本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

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

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罰不知齊

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

目夷辭宋原本辭作亂誤宋世家桓公病太子茲甫而楚商

臣殺父鄭去疾子弟鄭世家靈公見弒鄭人欲立其弟去疾

而魯桓弒兄隱公五伯兼并而以桓律

皆無負廢也增上引齊桓為證故此斷之曰齊桓弒兄好內

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為亂於魯不成

而志人齊入猶也而不誅是兼為亂也齊受魯君明則知誅陽

虎之可以濟亂也濟止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為親

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必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

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亂臣之彰

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矣矣今誅魯之罪亂以

威羣臣之有蕪心者威畏也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

說何以為反孫鑣曰此言定首誅陽虎以悚

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一作不聽及昭公即

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子亶也左傳桓二年君子曰

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左傳作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報惡已

甚矣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

晚也王世貞曰昭公既知所惡而不早誅當斷不是以見

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原注有怒不

日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

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增褚師石圃也左傳哀九年衛

焉褚師声子讎而登席公怒師公載其手曰必斷而足褚師遂作難衛侯出奔宋食鼈之

羨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原注舉君

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權謂有

臣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

見示憎稽罪而不誅稽留使渠彌會懼山云當懼以微幸

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王維禎曰謂昭公既知

不能斷所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

之至也讀獄當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讀所以誅罪以讐

之衆也增刑獄之嚴斷者至極也誅一渠彌渠彌又不至是以

晉厲公滅三郟而藥中行作難王維禎曰三郟郟至郟錡郟

士樂言於厲公曰郟至與楚子相通謀劫明公郟錡郟

焉厲公令收而斬之盡滅其族後感羣臣之言似有悔殺三

郟之心知為楚中所欺乃密問荀鄭子都殺伯垣而食鼎起

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

褚師之不然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

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

新刊韓非子解詁

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

增楚語昔者齊驪馬縹以

胡公入於貝水注騶馬縹齊大夫胡公太公玄孫之子胡公靖也胡公縹馬縹縹殺胡公又齊世家胡公立當周夷王之

時哀公之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殺胡公蓋逐胡公子漢書古今人表云齊胡公哀公弟列之第九等

君行之臣猶有後患况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

為心是與天下為讐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

曰臣之夢也矣言已之夢果實踐而不虛也公曰奚夢

見寵者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謂七術後趙本人主者夢

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寵乎侏儒曰夫日兼照七術照你

照今案作燭王昭君為王明君之類六朝人避帝諱而所為也天下一物不能當也國策當

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寵

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寵

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韓子以為雍鉏者吳注湯醫

吳注失考陳眉公十集孔子主雍鉏趙岐以為雍鉏之醫案說苑至公雍睡人姓名趙岐傳之誤耶耶代醉編亦載此說

云東坡曾考正之人物者雍渠驂乘出即此人名渠因考孔子世家靈公與婦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即此名渠因考孔子世家

年孫蒯從衛師雍鉏獲殖綽豈初從孫氏後以宦者事靈公耶通雅曰癰疽瘡環說苑作雍睡孟奇謂字書不相通字書

自不知也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策用作立司空狗蓋史狗

悅遽瑗史狗杜注或曰侏儒善一本假於夢以見主道矣言

示君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

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

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原注謂以賢為賢未免使一人

煬已一作主也不省者煬主不足以害明原注知其不省今不加

知讀言已之智不及賢者故必危注皆非而使賢者煬已舊刊

主下文則必危矣原注賢者未必賢危王維禎曰以為美而

信矣故危也蓋言靈公雖退不肖而或曰屈到嗜芰楚語注

進美恐以所愛者為美猶為煬已也或曰屈到嗜芰屈到楚

卿屈蕩子子文王嗜菖蒲菹周禮醯人左傳菖獸注菖蒲菹

菹莊居反說文酢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好惡

菜和酢以漬菜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好惡

其物叶聖晉靈侯字云當說參無恤增史記晉靈公六年禦

賢亦不免晉靈侯字云當說參無恤增史記晉靈公六年禦

人今案范無恤燕王舊刊無王噲賢子之舊刊衍非正士也

為驂乘故云燕王舊刊無王噲賢子之舊刊衍非正士也

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

句恐誠賢而舉之謂人主所以為賢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

實訛誠賢而舉之謂人主所以為賢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

舉叔孫當作而戰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

也燕噲雖舉所賢而隨同陳本一作於用所愛衛奚踰然哉則

侏儒之未一本有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

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曰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則

必危原注所賢者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已必不危矣原注

者誠賢則不危今案君已知其不省者誠賢則不危今案君已知其不省

專任賢臣必有備之心故不危專任賢臣必有備之心故不危

韓子解詁卷之十六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209